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6 No.2)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

克里斯托弗·莱克纳(Christoph Lakner)、布朗科·米拉诺维奇(Brank Milanovic)

政府回应知情公民：媒体信息获取与非洲公共卫生福利分配的新证据

菲利普·基弗(Philip Keefer)、司徒缇·卡曼妮(Stuti Khemani)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配套性改革解决微观经济扭曲的问题

拉斐尔·贝尔戈英(Raphael Bergoeing)、诺曼·V.劳亚(Norman V. Loayza)、
法坤多·比圭勒姆(Facundo Piguillem)

高风险商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和绿地投资的外国直接投资

马提金·柏格尔(Martijn Burger)、伊莲娜·伊万科维奇那(Elena Ianchovichina)、
鲍勃·里克尔斯(Bob Rijkers)

专题讨论：商业经营

商业环境改革对有限责任公司新登记注册情况的影响

蕾奥拉·克拉珀(Leora Klapper)、伊涅萨·拉芙(Inessa Love)

交易与延迟：腐败与政策实施时间的企业层次证据

卡洛琳娜·弗洛伊德(Caroline Freud)、玛丽·霍华德-德利梅尔(Mary Hallward-Driemeier)、
鲍勃·里克尔斯(Bob Rijkers)

监管对市场进入的影响：来自意大利省份的证据

弗朗西斯科·布利皮(Francesco Bripi)





世界银行主办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安德鲁·福斯特 (Andrew Foster) 主编

2016 No.2 第30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2016. No. 2 / (美)安德鲁·福斯特(Andrew Foster)主编;徐广彤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097-9804-1

I. ①世… II. ①安… ②徐…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166号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2016 No. 2)

主 办 / 世界银行
主 编 / [美]安德鲁·福斯特(Andrew Foster)
译 者 / 徐广彤 肖皓元 朱旭敏
译 审 / 尹志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许春山
责任编辑 / 王珊珊
特邀编辑 / 刘 云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教育分社(010)59367278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804-1
定 价 / 3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 安德鲁·福斯特(Andrew Foster, 布朗大学)
副 主 编 弗朗西斯科·H·G·费雷拉(Francisco H.G.Ferreira, 世界银行)
路易斯·赛尔文(Luis Servén, 世界银行)
编辑助理 马尔贾·凯珀(Msrja Kuiper)

编辑委员会

哈罗德·H·奥尔德曼[Harold H. Alderman, 世界银行 (已退休)]
白重恩(Chong-En Bai, 中国清华大学)
普拉纳·K·巴德汉(Pranab K. Bardhan,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 世界银行)
托尔斯滕·贝克(Thorsten Beck,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
约翰尼斯·冯·比斯布洛克(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比利时鲁汶大学)
莫琳·克罗珀(Maureen Cropper, 美国马里兰大学)
昆特·阿斯里(Asli Demirgüç-Kunt, 世界银行)
让-雅克·德蒂尔(Jean-Jacques Dethier, 世界银行)
全归仁(Quy-Toan Do, 世界银行)
弗里德里克·杜克尔(Frédéric Docquier, 比利时鲁汶大学)
埃利安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弗朗西斯科·H·G·费雷拉(Francisco H. G. Ferreira, 世界银行)
奥古斯丁·夸西·福斯(Augustin Kwasi Fosu, 芬兰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
卡洛琳娜·弗洛因德(Caroline Freund, 世界银行)
保罗·格里夫(Paul Glewwe,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菲利普·E·基弗尔(Philip E. Keefer, 世界银行)
诺曼·V·罗伊扎(Norman V. Loayza, 世界银行)
杰里米·马格鲁德(Jeremy Magruder,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威廉姆·F·马洛尼(William F. Maloney, 世界银行)
戴维德·J·麦肯齐(David J. McKenzie, 世界银行)
热姆·德·梅洛(Jaime de Melo, 瑞士日内瓦大学)
乌戈·潘妮兹(Ugo Panizza,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妮娜·帕维克里克(Nina Pavcnik,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维贾英德拉·拉奥(Vijayendra Rao, 世界银行)
马丁·瑞威廉(Martin Ravallion, 美国乔治敦大学)
热姆·萨维德拉-桑杜维(Jaime Saavedra-Chanduvi, 世界银行)
克劳迪娅·塞普尔韦达(Claudia Sepúlveda, 世界银行)
多米尼克·冯·德·沃勒尔(Dominique Van De Walle, 世界银行)
克里斯托弗·M·伍德鲁夫(Christopher M. Woodruff,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This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6年第2期译出

目 录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

..... 克里斯托弗·莱克纳 (Christoph Lakner)

布朗科·米拉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 / 1

政府回应知情公民：媒体信息获取与非洲公共卫生福利分配的新证据

..... 菲利普·基弗 (Philip Keefer)

司杜缙·卡曼妮 (Stuti Khemani) / 40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配套性改革解决微观经济扭曲的问题

..... 拉斐尔·贝尔戈英 (Raphael Bergoeing)

诺曼·V. 劳亚 (Norman V. Loayza)

法坤多·比圭勒姆 (Facundo Pigullem) / 81

高风险商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和绿地投资的外国直接投资

..... 马提金·柏格尔 (Martijn Burger)

伊莲娜·伊万科维奇那 (Elena Ianchovichina)

鲍勃·里克尔斯 (Bob Rijkers) / 126

专题讨论：商业经营

商业环境改革对有限责任公司新登记注册情况的影响

..... 蕾奥拉·克拉珀 (Leora Klapper)

伊涅萨·拉芙 (Inessa Love) / 157

交易与延迟：腐败与政策实施时间的企业层次证据

..... 卡洛琳娜·弗洛伊德 (Caroline Freud)

玛丽·霍华德-德利梅尔 (Mary Hallward - Driemeier)

鲍勃·里克尔斯 (Bob Rijkers) / 184

监管对市场进入的影响：来自意大利省份的证据

..... 弗朗西斯科·布利皮 (Francesco Bripi) / 218

全球收入分配： 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

克里斯托弗·莱克纳 (Christoph Lakner)

布朗科·米拉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

我们提供了一个改良的 1988 ~ 2008 年国家家庭调查面板数据库。2008 年全球基尼指数为 70.5% 左右，下降了大约 2 个基尼点。中国基尼指数不断增长，不再是排名垫底的国家之一，从而将全球收入分配从两级体系改变为单极体系，并创造了全球重要的“中间阶级”。在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有 90% 来自亚洲，而表现最为低迷的经济体中，有 90% 来自发达国家

* 克里斯托弗·莱克纳 (通讯作者) 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其电子邮件地址为 clakner@worldbank.org。布朗科·米拉诺维奇是 LIS 中心高级学者，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客座首席教授，其电子邮件地址为 bmilanovic@gc.cuny.edu。本文作者对芬兰统计局、葡萄牙统计局以及欧洲统计局提供的制成列表的微观数据表示由衷感谢。对于玛利亚·安娜 (Maria Ana)、卢戈 (Lugo) 和菲利普·范·克尔姆 (Philippe van Kerm) 的无私援助也表示感谢，感谢其提供了实证主义的非匿名增长发生率曲线。也感谢陈少华和普利姆·香格里拉 (Prem Sangraula) 提供的 PovcalNet；托尼·阿特金森 (Tony Atkinson)、齐科·福瑞拉 (Chico Ferreira)、拉-鲍斯·齐拉萨维库尔 (La-Bhus Jirasavetakul)、阿特·克里 (Aart Kraay)、皮特·兰乔瓦 (Peter Lanjouw)、弗兰西斯·蒂尔 (Francis Teal) 等人也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也感谢主编安德鲁·福斯特 (Andrew Foster) 以及三位匿名审稿人的有益建议。英国国际发展部通过其知识推动变革基金 (TF012968) 以及战略研究项目对本文进行了部分资助，世界银行 DEC 研究支援预算也提供了相关资金。莱克纳对 ESRC、德国人民奖学金、中国汽车工业学会、国际教育创新联盟以及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资助表示由衷感谢。本文的部分章节被展示在 CSAE、IfW、ODI、OECD、PSE、RES 以及世界银行的研讨会上，我们也对与会者的有益评价表示感谢。本文中表达的观点为作者观点，与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无关。

家。另外的“赢家”为全球排名前1%的人群。全球增长发生曲线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仰卧S形,收益最多的为排名居中和靠前的国家。JEL代码: D31。

本文就1988~2008年全球人际收入不平等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进行了衡量,而不论其所在的国家。因此,其中的隐含性也就假定了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福利功能(Atkinson and Brandolini, 2010)并将国内的收入不平等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Pogge, 2002; Singer, 2002)。在这一期间,苏联解体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使得全球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全球人际收入不平等的分析,纳入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结构转变的效应。

我们发现,与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相比,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以基尼指数衡量的不平等)十分严重,在这一期间内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然而,有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因此这种不平等隐藏了国家的重新排名。由于我们的数据集是以国家十分位为基础的面板,我们就可以将中国城镇地区排名前10%的增长率与美国排名后10%的增长率相比,因此,我们就超越了国家层次的分析,并将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变化考虑在内。比如,对于全球人际收入分配而言,它既考虑了中国极高的增长率,同时还考虑了中国收入分配靠前地区更快的增长率。

本文为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做出了三方面的主要贡献[参考Anand and Segal (2008, 2014),以获取关于本主题文献的全面综述]。第一,我们创建了一份新的且改良的国家家庭调查数据库,以回应针对之前数据集的批评。关于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文献,通常将收入分配数据与国民收入账户相联系,特别是人均GDP。然而,我们认同阿南德和西格尔(Anand and Segal, 2008)的观点,认为如果人们对对比全球公民(可支配)收入感兴趣,那么家庭调查是适当的信息来源。第二,我们还可以借此对1988~2008年的全球人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提供更为可靠的结果。第三,我们在5个基准年份(每5年为一个间隔)内创建了平衡的和不平衡

的国家十分位面板数据集。因此，相比于那些国家影响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论述，我们通过考察更为分散的国家十分位数据的分布，进一步深化了研究。我们可以对在这一二十年期间内收益最多的国家以及损失最大的国家进行识别。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推导出了全球增长发生率曲线（GICs），以展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分配的哪一部分受益最多（以及最少）。此外，我们还能将实证内容加入我们经常探讨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出现，或者全球收入增长排名前1%的群体。

我们对于全球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兴趣在于个体的福利，并平等对待他们，而不论其所在的国家。^①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世界大同”的观点，并且还存在着大量关于这一问题的哲学文献（例如 Nagel, 2005）。然而，认识到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而“世界大同”则是唯一能够与国际组织章程保持一致的观点。如果极端的全球不平等将导致国际紧张态势、冲突或者大规模移民，那么人们对于全球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担忧就具备一定的实用主义。此外，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还包含着一些全球化的影响（Anand and Segal, 2008）。在诸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亚洲），全球化支撑了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降低了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富裕国家（Autor et al., 2013）和贫穷国家（Goldberg and Pavcnik, 2007）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一点饱受诟病。全球个人收入不平等在一种统一的框架内包含了这两种效应。

从实证上来说，与衡量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相比，衡量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要困难得多。由于缺乏全球家庭调查，我们需要将各国的调查合并在一起。我们的数据库包含5个基准年份中的565次家庭调查，每

① 米拉诺维奇（Milanovic, 2005）对全球不平等的三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第一，未加权的国际不平等是全球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第二，人口加权的国际不平等或国家间不平等（Anand and Segal, 2008）则通过对每个人居住地的人均收入进行评估，从而对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进行衡量。然而，这忽略了国家内的所有不平等。第三，全球个人间不平等则事关个人收入的不平等。阿南德和西格尔（Anand and Segal, 2008）采用了概念0，是所有国家中总体收入的不平等（而非人均收入）。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全球个人分配不平等。

一个国家一年份的调查由 10 个收入十分位组的平均收入代替。^① 国家家庭调查根据本国的货币来搜集信息，而我们就必须借助相关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其货币转换为通用货币，以修正一定时间内由于价格水平变化所带来的偏差。我们以 2005 年各国货币单位表示不变价，随后使用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根据不同国家生活成本的差异进行调整。^② 在构建全球分布的过程中，我们将收入和消费的调查组合在一起。我们以可交换的方式参考这些调查数据，就如同在本文中的惯用方法一样。虽然很明显，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完全知情，然而，对于某个特定的国家而言，我们通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调查类型（收入和消费）不变，从而对之前的方法进行了改进。

本文以下内容被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我们的数据建构和方法。第二部分针对我们的数据提供描述统计，并展示了关于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结果。我们还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不平等衡量方法，并推导出了全球和地区性的增长发生率曲线。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重点从截面分析转向面板分析，因此，我们就能够对全球分配中一个国家十分位位置的变化进行追踪处理，并突出哪一部分在初次分配（1988）中获益最多，以及哪一部分在之后的 20 年中获益最少。第四部分为结论。在附件中，我们将列出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一 数据建构和方法论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使用的数据包括 1988 ~ 2008 年国家一年份平均十分位收入/

① 每一个十分位数都由人口加权，所以我们对被赋予他的或她的收入十分位数的个人全球收入不平等进行衡量。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

② 对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分析通常是以名义收入为基础完成的，因此假定了共同的国家价格水平。我们忽略价格国家中价格水平的差异，遵循这一国家研究（除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之外。在这些国家中，我们预设了乡村和城市的价格差异）。

随着我们在下文中的探讨更加详细，我们的主要结果将使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汇率。我们为附件中近期发布的 2011 年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稳健性检查。

消费，也就是在给定的十分位数中， i 国在 t 年的人均收入（这一术语可以在收入和消费中交换使用）。数据来源于若干资料。PovcalNet 是我们数据库的起始点，大约占到调查数据的 2/3。^① PovcalNet 是保存在世界银行研究部中的大量家庭调查数据合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被用来计算世界贫困情况（如 Chen and Ravallion, 2010）。但是，这一数据合集缺乏富裕国家的相关数据。近期，瑞沃林（Ravallion, 2014a）借助这些数据来估计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状况。从 PovcalNet 中，我们获得了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转换为 2005 年不变价的人均收入，以及相应的十分位比例。我们将上述两种数据组合起来，以计算十分位平均收入。^② 随后，我们将其与更新的世界收入分配（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WID）数据整合在一起（Milanovic, 2012）。PovcalNet 和世界收入分配数据提供了几乎所有数据的 98%。我们将这些数据转换为国家一年份十分位，以便保持数据的一致性。^③ 此外，我们还借用卢森堡收入调查（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的数据、英国家庭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数据、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European Union Survey of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SILC）数据，以及各国统计机构的相关数据填补了 2% 的数据缺口。^④ 总体而言，我们在 1988 年、1993 年、1998 年、2003 年和 2008 年这五个基准年中（见表 1），获得了 565 份家庭调查数据。

近期，一份使用税收记录的文献称，家庭调查低估了最富裕的群体的收入（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2011）。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富人

① Povcalnet 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团体开发的贫困衡量工具，<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数据下载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29 日。这一数据是 2012 年 2 月 28 日更新的最新数据。

② PovcalNet 使用了来源于家庭调查的分组数据，以计算这些分位数比例。

③ 国家一年份观察组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十分位中，或者在间隔平均的分位之中 [如泛太尔 (ventiles)]，因此可以很轻易地对它们进行转换。通过使用包含在 DASP 包中的“非团体”指令，对对数正态洛伦兹曲线进行修正，输入所有的 13 个国家一年份（Abdelkrim and Duclos, 2007）。这一程序实施了夏洛克和万调整法（Shorrocks and Wan, 2008），从而确保了修订的洛伦兹曲线与原点匹配。

④ 最终数据库（括号中的国家年份）的来源为 PovcalNet（379）、WYD（173）、LJS（8）、SILC（2），其中的一份观察来源于 BHPS（Bardasi et al., 2012），芬兰统计局以及葡萄牙统计局。

大多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调查 (Groves and Couper, 1998), 因此也就很有可能低估他们的收入, 原因是标准家庭调查的样本规模太小, 难以获得这些收入, 或者在调查数据中极端的收入情况通常会被剔除或被截断。这样的证据表明, 我们对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估计可能会出现向下的偏误。税务记录数据,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全球范围内因为遗漏富人收入而开展的综合性调整是十分宝贵且有用的。在本文更完整的版本 (Lakner and Milanovic, 2013) 中, 我们将国民账户消费和家庭调查收入之间的差异, 作为高收入被低估程度的一个粗略的代理变量。^① 我们还在下文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些结果, 并在附件中列出了相关统计描述。

表 1 描述统计结果

	基准年份					
	1988 年	1993 年	1998 年	2003 年	2008 年	平均数
调查数量	75	115	121	133	121	565 ^a
A. 调查年份和基准年份之间的年份 (与基准年份的百分比)						
-2	12.0	9.6	9.1	7.5	7.4	9.1
-1	26.7	18.3	14.9	18.8	11.6	18.0
0	29.3	34.8	41.3	30.1	65.3	40.2
1	18.7	20.9	18.2	21.1	11.6	18.1
2	13.3	16.5	16.5	22.6	4.1	14.6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基准的 +1/-1	74.7	73.9	74.4	69.9	88.4	76.3
B. 收入与消费调查对比 (与基准年份的百分比)						
消费	33.3	46.1	48.8	57.1	55.4	48.1
收入	66.7	53.9	51.2	42.9	44.6	51.9
C. 国内生产总值 (占数据库内列出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世界	90.6	97.0	96.5	95.9	93.0	94.6

① 阿南德和西格尔采用不同的方法, 以针对全球收入分配中遗漏的最高收入进行调整。他们使用全球最高收入数据库中排名前 1% 的收入人群 (Alvaredo et al., 2013) (每年有 18~23 个国家的数据可用)。对于剩余的国家, 他们输入跨国回归中的收入。宾科夫斯基 (Pinkovskiy, 2013) 估算了基尼指数的非参数范围。由于在收入分配的顶层出现了高度的无反应情况, 全球福利在 1970~2006 年的方法变化变得模糊。

续表

	基准年份					
	1988 年	1993 年	1998 年	2003 年	2008 年	平均数
成熟经济体	95.7	99.9	99.8	98.4	96.9	98.1
中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印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其他亚洲国家	90.5	96.1	98.0	97.3	97.1	95.8
中东和北非	52.1	55.4	45.4	48.5	22.3	44.7
撒哈拉以南非洲	21.9	82.9	78.3	81.8	77.4	68.5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94.8	98.3	99.0	98.9	98.4	97.9
俄罗斯、中亚、东南欧	50.7	94.2	94.3	100.0	90.8	86.0

D. 人口（占数据库内列出的地区人口的百分比）

世界	81.1	92.3	91.9	93.6	90.6	89.9
成熟经济体	95.0	99.9	99.6	96.7	97.0	97.6
中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印度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其他亚洲国家	74.6	85.4	88.7	88.7	88.7	85.2
中东和北非	60.4	69.5	63.6	68.4	47.8	61.9
撒哈拉以南非洲	28.5	72.9	68.0	80.2	74.1	64.7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88.2	92.9	94.9	96.4	94.4	93.4
俄罗斯、中亚、东南欧	28.4	87.4	87.4	99.4	84.4	77.4

注：^a 表示调查总数。最后一列为 5 个基准年的平均数（未加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本中描述的数据进行的分析。

各国的收入分布都由十分位的平均收入所表示。与其他文献相比，如布吉尼翁和莫里森（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 2002）使用的十一分位，这样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太多区别。阿南德和西格尔（2008）认为，这一方法忽视了十分位内的不平等，低估了国家内，也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我们关于分位数的选择取决于 PovcalNet，PovcalNet 缺乏更多详细的信息。出于一致性和方便探讨的原因，我们决定在可获得更多详细信息的调查中仍然使用十分位数。

纳入本数据库中的调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它们必须是

某个基准年的前后一年。第二个条件是,从上一次调查到下一次调查,中间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也不得超过七年。第二个条件的理由是,调查的间隙不得与“理想的”五年间隙差距过大,原因是诸多分析都是基于调查样本的间隙是五年这样一种假设。表1展示了调查年和基准年之间的年份。我们的第一个基准年是1988年,原因是之前调查的覆盖率十分低下。

我们使用了收入和消费调查的组合。虽然在收入和消费分配中存在着诸多重要差异,但我们也没有对其进行任何调整,原因是任何此类调整对于分位数而言,都未免过于武断。^①

我们数据库的创新之一是,对于特定的国家而言,我们将福利的概念限定为不变的,这避免了由于使用的福利概念发生变化而引发的虚假变化。对于任何国家,选定收入或消费,都是为将覆盖的基准年数量最大化(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正如表1展现,在总体样本中,消费和收入调查的数量几乎是等同的。在早年中,大部分的调查都是搜集关于收入的信息,而在近年的调查中,大部分则是搜集关于消费的信息。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是,对于贫穷国家的调查覆盖提升,而在贫穷国家中,对于消费的调查更加普遍。^②

我们还对一定时期内给定国家一分位数位置的变化感兴趣。因此,我们面板数据的时间范围就十分关键。表2表明,对于所有5个、4个、3个等基准年,有很多可用的国家调查。比如,对于58个国家来说(总数为162),大多数成熟的经济体和拉丁美洲国家,我们就有完整的面板数据集;对于31个国家而言,我们有4个基准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63个国家在1988~2008年的变化,尽管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我们也用

① 当借助消费进行衡量时,不平等的情况将比用收入进行衡量时要少一些(Deininger and Squire, 1996),以及(至少在美国)在消费项中有所提升(Fisher, Johnson and Smeeding, 2013)。在所有的 PovcalNet 数据中(并非用于本文中的数据),消费观察中的平均激励支出(38%)大约比收入观察(48.4%)低10个基尼指数。这比李、斯夸尔和邹(Li, Squire and Zou, 1989)建议的6.6个基尼指数的调整要更高。

② 在中国、印度和中东北非地区,我们的数据库仅仅使用了消费观察的数据(除了全华地区使用了收入观察之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98%的观察为消费观察。在亚洲其他地区,91%为消费观察。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在成熟经济体和拉丁美洲,分别有97%和96%为收入观察。

1993 ~ 2008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这一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俄罗斯/中亚/东南欧的地区覆盖率大幅度提高。

表 2 面板描述统计结果：根据面板长度分类的国家数量

地 区	总量	基准年数量					包含以下年度数据 的国家数量	
		1	2	3	4	5	1988 年和 2008 年	1993 年和 2008 年
全世界	162	22	24	27	31	58	63	90
成熟经济体	39	0	2	2	10	25	29	34
中国	2	0	0	0	0	2	2	2
印度	2	0	0	0	0	2	2	2
亚洲其他国家	19	2	5	1	3	8	8	11
中东和北非	11	4	1	1	3	2	2	3
撒哈拉以南非洲	43	11	9	14	5	4	4	1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6	4	3	0	5	14	15	17
俄罗斯、中亚和东南欧	20	1	4	9	5	1	1	5

注：最后两列是面板中的差距。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中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

福利概念

我们对于分析全球人均收入分布十分感兴趣（以 2005 年不变的人均购买力平价）。但是，人均收入忽视了家庭消费中的各种规模经济以及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然而，它们的优势在于计算的简便性，并且在国民核算中还存在着与它们类似的内容（不用计算平均化的收入）。在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使用不同的等值并不是先验清楚的。^①

我们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计算各国之间的价格差异。市场汇率可能会低估贫穷国家内真实的生活标准，而高估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Anand

① 在阿特金森、雷恩沃特和斯米丁对于 LIS 数据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了人均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性要比由平方根均等比调整的家庭收入不平等更大。这种对于不平等跨国对比的精确效应取决于家庭规模和收入的分配，以及使用的精确均等比。

and Segal, 2008)。由于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家庭收入或消费，因此我们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考察私人消费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转换因子。在我们的基本结果中，我们使用了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这比之前的多次计算都要更加稳健 (Anand and Segal, 2008; Deaton and Heston, 2010; Ravallion, 2010; Ackland, Dowrick and Freyens, 2013)。^① 近期发布了新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而我们可以借助它们进行 2011 年的国际价格比较 (Deaton and Aten, 2014; Ravallion, 2014b)。关于新汇率的可靠性，存在着持续的争论。^② 此外，以 2005 年价格列出总福利也是有意义的，因为 2005 年恰好位于我们考察的期间。

从 PovcalNet 中获取的收入数据已经被转换为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对于更多的调查而言，我们复制了 PovcalNet 中的方法：在考虑汇率转换之后，^③ 我们将收入转换为借助 2005 年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本国货币单位。随后，我们将 2005 年的消费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转换为国际性的美元。因此，我们仅仅对各国的价格进行了一次对比，并且在国内和不同时间的比较中依赖于国内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

购买力平价汇率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所以我们忽视了存在于国内的价格差异。因此，我们可能就夸大了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我们对人口最多的三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独立进行了研究，这三个国家分

① 首先，2005 年调查的覆盖率最高，首次将中国包含在内，并且是自 1985 年以来首次将印度包含在内。其次，2005 年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遵循了艾尔特托、科维斯和斯特克 (Elteto, Koves and Szuke, 1964) (EKS) 指数，而佩恩表 (Penn World Tables) 和世界银行之前的估算使用的是 Geary - Khamis 方法 (Khamis, 1972)。Geary - Khamis 指数受到 Gerschenkron (1947) 或替代偏见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以其他国家的价格进行估算时，另一国家的消费可能会被高估。然而，EKS 指数并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是因为消费权重来源于两个国家，在最好的和可以完成的之间做出了折中 (Deaton and Heston, 2010, 11)。然而，2005 年购买力平价汇率也并非完全与批评隔离。价格搜集中的城市偏差就受到中国情况的质疑。在中国，2005 年的 ICP 导致了对之前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调。我们遵循陈和拉瓦雷采用的方法，将官方购买力平价汇率作为中国城市的代表使用，并使用一种向下调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以满足中国农村的情况。

② 比如，价格搜集中的城市偏差是模糊的，但这在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

③ 货币转换包含使用货币中的变化，如欧元区的形成，以及当前经常在高通货膨胀环境中观察到的重定单位货币的情况。